

《囧妈》网播惹是非 杜绝还须靠法规

文 道林

谁也无法预料新冠病毒肺炎蔓延成灾的严重程度，电影院线自然也无法预料因为防控疫情而全线歇业。1月23日，院线将列入今年春节档的《囧妈》《姜子牙》《熊出没》《夺冠》《急先锋》《紧急救援》《唐人街探案3》7部影片全部撤档。预购了春节档电影票的百姓闻讯后无不沮丧——这将是一个多么憋闷的春节啊！

又是一个“谁也不想”。1月24号大年三十清早，抖音短视频app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称，1月25日(大年初一)零点起，只要在手机上打开“抖音”、“今日头条”、“西瓜视频”、“抖音火山版”及“欢喜首映”中任意一款App，搜索“囧妈”，或者在智能电视上打开“华数鲜时光”，即可免费观看《囧妈》全片。

笔者和亿万网民一样，大年初一宅家上网免费享受了徐峥出品、导演的贺岁片《囧妈》，一边欣赏，一边赞叹，赞叹徐峥和制片方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为宅家躲瘟疫的百姓送上新春的欢乐。看白戏的我辈百姓自然心满意足，却没想到徐峥(欢喜传媒)惹了祸。

事发缘由，一家名为“字节跳动”的网络公司以6.3亿元的价格买断了徐峥(欢喜传媒)的版权，随后放到多个网路平台播放。“字节跳动”花钱买“网民的高兴”，院线方奈何不得，便声讨徐峥“坏了规矩”、“背信弃义”。浙江省电影发行公司第一时间在网



上发文称：此次《囧妈》的行为给全国电影院带来了极大的损失，利用线下电影院的宣传却在线上播出，是一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管他人利益的失信行为……

笔者笨想，徐峥从自编自导自演到自己融资当出品人，徐峥是电影圈里的“大拿”，他深谙电影圈里“那点事”，却为何要“坏规矩”？细一想，徐峥有徐峥的难处。面对不确定的疫情形势，他担忧撤档后再排档难有春节效应，一旦失去票房预期，别说赚钱，赔本也是有可能。既然有网络公司愿意出钱买版权，少赚就少赚吧，还能落个百姓好口碑。两权相衡取其轻，得罪院线也就只能得罪了。

了解徐峥的“动机”，再看院线方的“怒发冲冠”也就理解了。毕竟前期人家已经投

下资金做了宣传，你徐峥为了保险，另觅出路，丢下合作伙伴于不顾。疫情过后，《囧妈》在院线放映不可能作为首轮推出，只能作为二、三轮的排片。电影市场化近30年，制片方和发行方好不容易形成目前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捆绑式伙伴，你徐峥为了“自保”，就“见利忘义”，能不触犯众怒？院线方更担心的是该行为一旦开了先河，将会使其他院线电影效仿，届时院线公司将面临更大的经济损失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囧妈》网播的行为的确违背了行业惯例。然而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等法律文件中，并未对电影发行窗口期作出明文规定。国家电影局作为行政机关，其若叫停网络播出，相当于限制了制片方的电影发行权，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须以法律、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等为依据。在“欢喜传媒”网络发行《囧妈》并未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下，国家电影局仅依据行业惯例是无权叫停《囧妈》网络播出。

那么，院线公司与徐峥结下的这个“梁子”能否解开呢？笔者觉得大可不必担心，遵循“只有永恒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朋友”这一市场铁律，院线方与徐峥肯定能找到化解矛盾的办。当然，彻底杜绝此类事件再发生的理性做法是，有关方面首先从法律法规着手，制定完善相应的行业法规，弥补这一“空子”。不能让制片方和院线方仅靠“惯例”办事，遇上此类“新冠”突发事件，“惯例”就失灵了。

【凡人小传】

双胞胎嘞爷

文 朱志林

周毅，四村居委会的社工，今年一月刚转正。他来四村后，为了尽快进入角色，跟着书记、主任当学徒，用心留意小区的角角落落，用心记牢小区里的各式人群。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就把四村居民区的基本情况摸得清清楚楚，了然于胸。

有好事者告诉居民区里的爷叔阿姨：小周快要当爸爸喽，他媳妇的预产期就在春节前。人逢喜事精神爽。那些日子，小周走在路上也会哼起歌来。闲暇时，还会和同事们聊家事，什么媳妇妊娠期血压高提前住医院了，B超看出来是双胞胎嘛……说起来眉飞色舞。大伙也就改了称呼，不叫他小周，叫他“双胞胎嘞爷”。

小周的双胞胎女儿急匆匆赶在乙亥年腊月降生，是一对“猪宝宝”。除夕夜，零点的钟声刚刚敲过，在四村居委会值班的同事和志愿者们，都劝“双胞胎嘞爷”快点回家，陪陪媳妇和孩子。小周却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讲起来我是双喜临门，工作转正，老婆又生了双胞胎，但是我开心不起来，刚刚大家配合疾控中心去布控两个人住全季酒店的武汉客人，回来路上我就想，这趟防控疫情不会是短时期的，阿姨爷叔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把两封信打印好，明天早上要去张贴的”。

就这样，他连夜把长宁区府《致居民公开信》和《致从湖北返(抵)长宁朋友的一封信》印好。第二天早上他又早早赶到居委会，和志愿者阿姨爷叔们挨家挨户张贴“公开信”，在块长配合下，他逐幢逐楼个门洞地排摸租客情况。居委会工作团队女性占比大，小周男劳力，自然是要多出力。一天上班时分，接到街道通知，要求各居委上报返沪人员居家隔离的信息，上报时间节点当天下午下班前。以小周为主的几位年轻社工分头上门排查核对。小周还得负责汇总，那顿饭一直忙到下午3点才吃上嘴。那天他和同事们走访了65户居民。下班前，他将核实过的排查情况上报了街道。同事调侃小周：“双胞胎嘞爷是飞毛腿，跟伊跑吃不消，跑得我气喘嘘嘘！”

双胞胎嘞爷还是个“电脑通”，办公室里的电脑出啥问题，同事们就会找他帮忙。居委会里的各类台账、信息数据借调用，都离不开他。只要进了四村居委会，你就能听到诸如“小周，你查查760弄x号房东口罩登记过了伐？”“依再翻翻139号x零x室外来租客到潘警官那儿登记过了伐？”之类的询问此起彼伏。

转眼，双胞胎嘞爷来四村居民区工作半年了。在这半年尤其是防控疫情的一个多月时间里，居委会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，有意识地给小周压担子。书记老朱还会时不时带着他一起值班，顺带着聊天谈心。2月下旬的一天中午，双胞胎嘞爷，主动找党组织汇报思想。他激动地说道：“这个月来，我被远在千里之外的白衣天使感动着，我被身边的老党员、志愿者们感动着，我也被自己的表现感动着，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请党组织考验我吧！”眼里闪烁着泪花。

小周——双胞胎嘞爷，也许是初为人父，他变得成熟了；更多的是这场战役，让他变得有担当了。从小周身上折射出千千万万新一代居委干部的精神风貌，让人们看到了基层治理的重要性，也看到了社工这个职业的光明前景。

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话此刻回响在笔者耳畔：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让基层稳固的基础就是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，千千万万个像“双胞胎嘞爷”这般积极有为的年轻后辈，他(她)们犹如一块块“基石”，砌筑成稳固一方社会的堤坝。

用一般剪刀剪头发，行吗？不管它了，我找到了一把文具小剪刀，有点象理发师的削剪，只得将就着用了。会计小夏施展起了她的手艺，偏偏文具剪刀还不锋利，只能一小撮一小撮地剪。经过小夏半个多小时的“精耕细作”，我的长头发被修理短了，接近正常发型了。

员工们看着小夏非专业工具的“施工”结果，竖起大拇指。我照了照镜子，觉得还真不错。我说：“疫情过后，一定让上海雷瓦电器有限公司寄套理发工具来，让小夏发挥其特长，赚点小外快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！大伙儿拍手叫好。

【灯下漫笔】

“杜鹃之鸣”意深深

——《昨夜布谷》读后

文 张希纯

庚子鼠年正月，全民“抗疫之战”紧张而有序地推进着，而窗外，却是异样的宁静。我宅在家里“战斗”，一边急切地关注着防控情势，一边读着这长长的文字——彭瑞高先生的《昨夜布谷》。

始料未及的是，书中那些人那些事每每让我“断读”而掩卷沉思。作者以一句“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隐约听到命运在远处响起阵阵雷声”拉开了全篇的大幕，它使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，那持续了十余年的“读书补学历——去夜校上课的热潮”以及不少“青年”特别是“回城知青”由此迎来了人生的大转折，开启新的人生之路！

作者又在最让人感动的尾声——分管文教的徐副乡长殉职后，第二天，乡民们黑压压地围住卫生中心，老的小的，一声声呼唤徐老师，哭声喊声响起一片，直到天黑还不肯散去的叙述之后，以“满世界，到处都是细碎的响声。只有一个声音，清亮，自信，骄傲，以领唱的风范传遍天下，那便是——布谷，布谷……”，这“留白式”的一段话语结篇，又让掩卷沉思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彭瑞高先生此部近作，以书中人彭永生之口，围绕“本乡有案”——塔城镇苗志高镇长的跌落；“叫魂”——卫守一副镇长的堕落；“六神有主”——商书记的迷茫；“多事之村”——盐湖村支书苏玉芹的迷途；“秋天选忘录”——青草乡田立冬乡长的不幸；“大选”——副乡长候选人丁六三的“黄昏”，以及与这些人事相关联的一连串彭永生自己身在其中的往事，讲述了乡(镇)村干部、农村企业家和农民，在农村改革探索中的浮——沉——起——落。笔者在时而感动、时而愤愤之余，深深地为书中人物叹息，惋惜！

书中人物并不是不勤勉不努力，商书记冒雨到一所村校察看校舍时，被落下的瓦片打在额头上砸出了蚕豆大小一个洞，当下血流注入……他依然坚持工作。田乡长病人膏肓时的那一段话：“回到乡里，一定扑命把小集镇抓紧建起来，也让乡里的村民们，过一把城里的生活，这也算我田立冬，在青草乡留下的最后一个脚印，这样就是走了，眼睛也闭了”。法警和检察官要将苏玉芹带走时，村民们大声吼道“不许带人，把玉芹留下！”还有老者喊道：“她是我们支部书记啊，她待村里老——辈，比儿女还贴心，没有她办厂创业，我

们这些老辈能拿退休金吗？”

书中有几个角色在“农村改革岁月”中迷了方向。苗镇长只要“经济一好，吃喝起来就更理直气壮了……吃多了，喝多了，头一昏，便出事了”，“犯条款”进去了。最让人“怒其不争”的是丁六三未守住底线而掉进“泥沼”，最令人不齿的是卫守一的因贪腐而丧生……

彭永生口中的人和事，叙述起来“看似虚构又非虚构”，洋溢着浓浓的乡土味，从一定意义上印证了费孝通先生《乡土中国》之卷中语：“从基层上看去，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”。

读着彭永生之口“叙述”的人和事，笔者想，与书中人物同时代的读者们定会感到似曾相识，身临其境。笔者以为，这就是作者将这些发生在改革开放岁月中的乡村故事冠之以“昨夜布谷”的深意。

我宅在家中，断断续续地读着读着，不觉已是早春二月，防控“战役”亦已到了关键时刻。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当我第二遍读完了此书最后一页的文字时，听到了窗外“布谷，布谷……”那让人警醒的“杜鹃之鸣”，久久地盘旋在我的耳畔。

文 王平华

新冠病毒肆虐，大家为了躲避传染，人人都宅在家里，吃饭可以打包请外送，购物可以网购，即使上课、上班也可以在家里完成，有一“头”等大事——理发，让我犯难了，全上海理发店全部暂时打烊停业了。

我原先基本每个月理一次头发，这是男同胞们基本的个人卫生措施，当然偶尔也会有两个月理一次头发的情况。今年的年岁有点特别。1999年底到2020年春节的过渡期特别短，所以年底公司业务繁忙，加之各业务关系单位的年会、朋友应酬等事情掺杂其中，本人有点应接不暇，所以连个人的理发也顾不上，每天晚上到家，理发店已经打烊了。我想，反正马上春节了，到春节前几天理个发，干干净净，舒舒服服过大年。

民间有“正月不剃头，剃头易招赖(生病之意)”。上海本地人常说，说正月里剃头以后会有“蒸笼头”(大量出汗症状)，所以

在春节前一定要理发的，腊月理过发后，整个正月就不能剃头了。到了农历二月，有个理发的好时辰，就是“二月二、龙抬头”。二月初二那天理发剃头，平安发旺。我就琢磨着忙到腊月二十七、二十八这两天里抽个时间去理发。人算不如天算，理发师们都是外乡人，都提前两天打烊关门，回家过年去了。我只得把已经留了近两个月的长发，再继续留到春节后剃了，因为，大年三十那天我携老婆出国旅游去了。

为了掩饰我长发的丑相(自以为)，我只得戴了只棒球帽外出，其实是多余，老外们才不管你长发还是光头。所以，这次在国外旅游拍回来的照片都戴着帽子的。旅游回国后，疫情升级，理发店暂停营业，继续关门。大家都宅在家里，作自我隔离。我也不例

非专业剃头

外，不和外人接触。老婆笑称：“你的头发长得可以扎小辫子了。”我对着镜子看看，觉得自己确实异样了，鬓脚头发已经盖过耳朵，并往外横涨翘起了，我的头发这样涨下去，肯定会象只刺猬球。老婆电话联系有业务关系的单位上海雷瓦电器有限公司，想买套理发工具回来，自己当理发师，帮我修剪。可业务关系单位员工还没有复工，无人发货。

2月20日，市政府要求企业逐步复工了，我们的员工基本都上班了。我的头发已经3个半月没有剃过了。员工们看着我的发型，有点“目不忍睹”了，会计小夏自告奋勇地讲：“我以前学过理发的，家里老公和儿子以前都是我帮他们剃头的。”

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，一阵高兴。但是，巧媳难为无米之炊啊！没有理发工具怎么办？